

第三十五冊

方外
賭博

清稗類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清稗類鈔

杭縣 徐珂 仲可

方外類

高宗不欲沙汰僧道

高宗御製詩云。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。朕謂沙汰何難。卽盡去之。不過一紙之頒。天下有不奉行者乎。但今之僧道。實不比昔日之橫恣。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。蓋彼教已式微。且藉以養民。分田授井之制。旣不可行。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。置之何處。故爲詩以見意云。頽波日下豈能迴。二氏於今亦可哀。何必關邪猶泥古。留資畫景與詩材。

大冶爲宗門獅象

虎邱禪師大冶。四川富順人。受法於墊江龍蟠寺敏樹。敏樹受法於破山。順治乙酉。大冶避亂至遵義。初住禹門側石頭山。旋受郡南西坪人所請。有丈雪者。與之書云。石頭山中。柴水方便。而又折蘆他往。開門破戶。恐難安頓。是所慮耶。

然竟往西坪。一住十有四年。茅就壞。四衆不聽其去。乃開土創刹。卽虎邱寺也。後終於寺。丈雪常稱大冶爲宗門獅象。鐵脊道人謂其言如牆壁。默若雷霆。山立風飛。無禪和氣。無如來氣。無祖師氣。淵源自合。迥異學人。

雪嶠不蓄一弟子

青獅翁者。法名圓信。字雪庭。更字雪嶠。年二十九。棄家。縛茅雙髻峯。自參龍池傳和尚。得法。後遷徑山千指庵。出居廬山開先。又移禾之東塢。晚主越中雲門寺。於順治丁亥八月十九日。染微疾。次日。封鐘板。親書一紙示衆云。小兒曹。生死路上須逍遙。皎月冰霜曉。喫杯茶。坐脫了。二十六日酉時。果索茶飲。口唱雪花飛之句。奄然坐逝。

雪嶠造詣淵微。與天童悟禪師同爲禹門法嗣。悟禪師以巾拂付弟子十二人。再傳登獅座者。多至六百七十八人。而在家居士不與焉。雪嶠則不蓄一弟子。

尺木臨死留偈

尺木禪師。名性休。明宗室也。受戒於崆峒天鼓。得法於漢陽。居沁州永慶寺。順

治癸巳正月二十三日。早齋罷。忽問院主曰。十王殿前那塊地。是我底。捨底麼。院主曰。捨底。遂跌坐而逝。夜半復醒。書偈云。莫笑尺老。師風太行。不得回來轉金經。方入三摩地。至二月二日出定。沐浴。削鬚髮。持杖。侍者扶至塔前。化老比丘相。說偈云。思不來。想不來。自己打墓自己擡。也奇哉。也怪哉。臨濟兒孫善活埋。咄。者是什麼所在。說死說活。擲杖而化。又嘗題漁父圖云。東西南北任遨遊。萬里長江一葉舟。夢裏不知身是客。醒來天水一般秋。所著有銅鞮語錄。

本月蒙世祖賜聯

松江僧本月曾受知於世祖。特書天上無雙月。人間祇一僧。十大字。以賜之。

玆水蒙世祖賜紫

玆水。名超杲。主慈雲廣濟寂儀徵千佛寺。其遊京師時。世祖聞其名而召之。遂蒙顧問。賜紫衣。

木陳之機緣奏對

順治己亥九月十七日。世祖命備車馬。迎臨濟僧木陳字道忞者入京。卽宏覺

國師也。

二十二日。召見於萬善殿。免禮賜坐。慰勞畢。問以年臘得法元由。師詳敘始末。上曰。最初開堂何處。師曰。繼席於浙江寧波之天童。上曰。得法弟子幾人。師曰。二十五人。得法隨侍幾人。師曰。六人。上旋曰。朕敦請老和尚遠來。本爲宏揚佛法。況天氣嚴寒。且結冬制。俟春日還山。何如。師曰。遵旨。上卽諭以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。仍諭上堂日。諸禪者皆進萬善殿聽法。

二十三日辰時。世祖率當時之學士王文靖公。熙。馮文毅公。溥。曹本榮。狀元孫承恩。徐元文等。至方丈。賜坐。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。如何是天童得力句。師曰。奉皇上敕書。特特到此。問如何是正法眼藏。師豎拳曰。突出難辨。問如何是觀自在。師鼓掌曰。還聞麼。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。朱子云。明明之也。如何是明之底道理。師曰。問取朱文公去。學士無語。上笑。上曰。老和尚於何歲參見天童先和尚。師曰。三十一歲。上曰。初參何人。師曰。自初行脚。曾見黃檗無念和尚。上曰。無念和尚。誰之法嗣。師曰。念師於七尖峯大休和尚言句下。起疑得悟。實

未見休也。上曰。是甚言句。師曰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休云黃瓜茄子。上曰。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。師曰。長疑產難因緣。後來有個會處。學士曰。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。畢竟作麼生。師曰。明破即不堪。又問女子出定公案。請老和尚下一轉語。師曰。任從滄海變。終不爲君通。學士曰。婆子請趙州轉藏經。只轉得半藏。那半藏作麼生轉。師曰。學士起身禮拜皇上。又問發心參禪。即是善。如何又說不思善。不思惡。既善惡都不思。當何處著力。師曰。善惡總從心生。心若不生。善惡何著。師震威一喝。上曰。纔涉思惟。總成意識邊事。師曰。大哉王言。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。師曰。待皇上悟後。即知。學士進云。悟即不問。師曰。問即不悟。上首肯。又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。是誰作麼生參。師曰。畢竟念佛底是誰。但怎麼看。上提起案頭數珠云。和尚喚者個作甚麼。師曰。請陛下放下著。上放下數珠。師曰。是甚麼。上問參禪悟後。人還有喜怒哀樂否。師曰。逆之則怒。順之則歡。上欣然。復曰。大都此事甚難。師曰。也不難。不見龐公云。難難。千石油麻樹上攤。龐婆云。易易。百草頭上。祖師意。靈照云。也不難。也不難。也不易。饑來喫飯。困來

睡。上曰。卻是靈照超過龐公。師曰。非父不生其子。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。果是真實悟道。善知識麼。師曰。二老悟不由師。特印心於曹洞宗人。而真知行卓。無可遺議者。卽舉壽昌偈云。冒雨衝風去。披星帶月歸。不知身是苦。惟慮行門虧。至若湛師。則雲流天空。事過卽忘。尤稱無心道人。上嘉羨不已。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。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。學士問做工夫只是多間斷。師曰。間斷不間斷。總不要管。若是怕間斷。卽加一番隔礙。但遇事來卽應。事後卽單提正念。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。凜凜神威。一切魔外。誰敢近旁。做工夫須是怎麼。始得。學士問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。師曰。話頭之說。無有定法。但是去不得處。便是話頭。古人於後學初機。無處著力。不得已。教他看一無意味話。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。著令齟齬不破。橫不得。豎不得。如一座鐵壁銀山。頓在面前。孜孜汲汲。廢寢忘餐。有朝一日。撞透銀山鐵壁。方是得力處。學士曰。如何得到廢寢忘餐田地。師曰。廢寢忘餐。非是勉強。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。不知不覺廢寢忘餐。蓋欲罷自不能耳。又問世情濃厚。如何得輕

去。師曰。道念若重。則世念自輕。譬如秤物一般。頭重則尾輕。頭輕則尾重矣。上笑曰。朕向亦曾如此過來。用心真切。則世緣不覺自輕。學士曰。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。未免涉理障。恐難悟入。師曰。文字亦須有個悟頭。方是超卓。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。故下筆清空靈妙。但轉過頭來。卻於己事生疎。然亦暫時歧路。因舉瀉山與寒山拾得相見機緣。拾云。休休。他三生曾做國王來。一總忘卻了也。古人多有隔陰之迷。惟皇上果位中人。雖現身爲生民主。而念念不忘此事。誠過古人遠矣。上問有個雪嶠和尚。聞渠真率不事事。末後示寂甚超脫。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。師曰。先法叔住開先時。曾受西堂之職。及示寂雲門。遺命主其後事。乃述雪嶠於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。次日封鐘版。卽親書一紙以示衆云。小兒曹。生死路上須逍遙。皎月冰霜曉。喫杯茶。坐脫了。至二十六日酉時。果索茶飲。口唱雪華飛之句。奄然坐逝。然近代如林皋和尚之陞堂告衆。箬菴和尚之預定逝期。其事詳載塔銘。皆恣所撰。則又不止一雪嶠和尚也。上曰。學道須是恁麼方好。師曰。此中亦有誦謔。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。臨示

寂。展轉痛苦。侍者云。和尚終日訶佛罵祖。而今卻恁般漏逗。眞云。你作者般見解。遂起身趺坐而逝。古來尊宿如此。不一儘。有人不識修行。不聞佛法。也能預知時至。無疾而終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。眼若不明。卽坐脫立亡。未足多也。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。師曰。示現微疾。臨期。按行工築。歸方丈。吉祥而逝。問有個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。師曰。曾見。上曰。渠出家參禪。有悟處麼。師曰。覺得胸次未能灑然。但人品極是高卓。數爲靈岳分衛供衆。上問靈岳何人。師曰。法姪宏儲。爲漢月藏和尚之嗣。是日。上自辰至午。坐談十餘刻。始回宮。

庚子三月十五日。上駕至方丈。上曰。幾日在宮。多看語錄。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衆之不同。何也。師曰。先德叢林。凡遇爲國開堂及聖節元旦。皆陞座拈香祝聖。其餘三八朔望垂示。俱名上堂。所謂晚參者。古來學者。朝參暮請。善知識亦爲之。暮而陞堂。卽上堂之異名也。小參者。所謂家教是也。與示衆均名隨宜開導。雖立名不同。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。上乃命王文靖問有句無句。如藤倚樹。意旨如何。師曰。有句無句。且置。樹倒藤枯。畢竟句歸何處。王曰。求

老和尚分明開導。師曰。事不如此。欲求老僧分明開導。卽誤賺居士了也。上問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如何是不傳底事。師良久問上曰。陛下會麼。上曰。不會。師曰。只者不會底。是個甚麼。是何境界。作何體段。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。看來看去。忽若桶子底脫。自然了辦。上曰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。師曰。無毛鐵鷄過新羅。上問如何做工夫。始與此事相應。旁侍之茆溪云。皇上當謝絕諸緣。閉門靜坐。饑來喫飯。困來打眠。如大死人相似。始得。師曰。此話在我禪和家。卽得。皇上日應萬幾。若一日稍不勵精。則諸務叢脞矣。上曰。畢竟如何用心。卽得。師曰。先德有言。但能於心無事。於事無心。則虛而靈。寂而妙。皇上但遇大小事務。不妨隨時支應。事後返觀。向來酬應底。畢竟從甚麼處起。從甚麼處滅。刻刻提撕。念念不捨。自然打成一片。事事無礙。上曰。恐有間斷時。如何。師曰。參禪無別訣。祇要生死切。皇上果生死切時。如孝子喪卻父母。卽欲不哀痛。不可得也。上曰。生死心切。誠如老和尚所說。但見聞覺知。昔人所訶。今欲用心參禪。未免落他見聞覺知。師曰。譬如大火聚。觸之卽燎人。然道火何曾燒卻口。不見古人道。卽此見

聞非見聞。無餘聲色。可呈君。個中若了全無事。體用何妨分不分。上曰。參禪悟道後。還入輪迴麼。師曰。惟悟明生死底人。正可入他輪迴。譬如皇上尊居黃閣。恣與羣臣何由。得望恩光。皇上惟屈尊就卑。故恣等乃得共天語。聞法要。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。如夢斯覺。上無佛道可成。下無衆生可度。卽欲入般涅槃。十方諸佛同聲勸請。善男子。爾雖證此法門。然而衆生沒在諸苦。我諸佛等。不以證此。便爲究竟。不妨示如幻之法門。覺如夢之衆生。從此起大功用。較前所修。日劫相倍焉。上曰。老莊悟處。與佛祖悟處。爲同爲別。師曰。此中大有譎譎。佛祖明心見性。老莊所說。未免心外有法。所以古人判他爲無因。濫同外道。上曰。孔孟之學。又且如何。師曰。中庸說心性。而歸之天命。與老莊所見。大段皆同。然佛祖隨機示現。或爲外道。或爲天人。遠公有言。諸王君子。不知爲誰。如陛下身爲帝王。乾乾留心此道。卽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。非但帝王。卽如來示現成佛。亦是脫珍御服。著敝垢衣。佛亦不住佛位也。上歡然首肯。師曰。恣望七之年。耳目昏重。不便常侍天顏。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。言山中大衆望恣。

不回。俱有散去之意。恐叢林荒廢。乞皇上速賜還山。上曰。趨風日久。得承警欬。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。語畢。潛然。師曰。忝受天恩。兼之皇情眷注。亦何忍遠離。但前所奏請。皆萬不得已。上曰。老和尚到處利生。京師禪道佛法。寂然無聞者。百有餘年。須得老和尚久久闡揚。始有向往之者。老和尚卽不久留。亦須三年。師曰。忝道德涼儉。曷能副皇上之盛心。皇上以佛心天子。徵書四出。詔求四海知識。此風徧聞天下。億兆蒼生。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。皇上已爲他下了般若種子。卽不能當下行持。譬如丈夫食少。金剛要當穿皮而出。況般若正因乎。上曰。朕亦不敢強留。違老和尚意。畢竟寬住幾時。得以時時請益。可也。是日。上自午至酉。始回宮。

四月初一日巳時。上率兩學士至方丈。命王文靖問如何。三界唯心。萬法唯識。師曰。一字兩頭垂。上曰。三教歸一。一歸何處。師曰。大家在者裏。學士問善知識。旣是佛祖。兒孫因甚。卻要殺佛殺祖。師曰。有了你。沒了我。有了我。沒了你。上以手指點而曰。中庸道天命之謂性。作麼生是性。師曰。不離皇上舉手處。復問。

僧問雪峯古澗寒泉話。與趙州所答。爲同爲別。師曰。二俱作家。二俱瞎漢。恣時常出醜。上前。今日拈則公案。亦請皇上下語。乃舉婆子燒庵。因緣畢。遂云。設抱定皇上云。正恁麼時。如何作麼生。下一語。免得婆子趨出燒卻庵。上曰。朕從來不曾留心。焉敢在老和尚面前。指東道西。師曰。乞皇上畢竟下一語。上又推辭。師曰。皇上旣下不得。決須發起勇猛心。著實參究。究到無可究處。忽然因地一聲。自然七通八達。得大自在。上極稱善。是日。及暮回宮。漏下三鼓。猶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。詳加體究。

五月某日。上曰。南泉斬貓。意旨如何。師曰。直逼生蛇立化龍。上曰。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。南泉許爲救得貓兒。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。師曰。老凍膿爲他閒事。長無明作麼。又一日。上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。拈以示師曰。請老和尚下一轉語。師曰。日輪正卓午。又一日。上曰。梁武帝見達摩。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摩云。廓然無聖。意旨如何。師曰。縣包特石。上曰。帝云對朕者誰。摩云。不識。又作麼生。師曰。鐵裹泥團。上曰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師曰。天無二日。民無二王。上

曰。對朕者誰。師曰。卽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。又一日。世祖展眎雪嶠和尚之自贊。有云。者漢奇怪。隨曰。請老和尚下轉語。師曰。賣弄不少。又一日。上慨歎場屋中士子。多有學寡而成名。才高而淹抑者。如新狀元徐元文。業師尤侗。極善作文字。僅以鄉貢選推官。在九王攝政時。復爲按臣參黜。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。師曰。恣聞之。君相能造命。士之有才。愚皇上不知耳。上旣知矣。何不擢之高位。上曰。亦有此念。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。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。藪上與師共讀之。至篇末云。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。上忽掩卷曰。請老和尚下。師曰。不是山僧境界。時昇首座在席。世祖曰。天岸何如。昇曰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上爲之大笑。

世祖出亡爲僧

玉琳禪師與本陳上人齊名。皆順康間具善知識者。二人均嘗承世祖召。談禪宮掖。順治庚子秋冬間。玉琳復奉詔入都。蓋世祖秋獮熱河。馬上忽若有悟。因遣人馳驛召玉琳。玉琳趨行在。世祖見之甚懽。參悟之際。機鋒契合。一日。世祖

忽謂玉琳曰。朕念釋迦達摩。皆以王子之尊。出家求道。自時厥後。夙絕無繼。朕欲奮起。遠紹前徽。師以爲何如。玉琳皇恐對曰。釋迦達摩。不過遇陬小國王子。豈足比我國之大。萬乘之主。且陛下一念之堅。生生世世。爲天下人主。護持佛法。其功德無量。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。世祖頷之。翌年。而有出走之事。蓋其機已早動矣。

或曰。峨嵋山高峯。明季有老僧。結茅庵。居焉。終歲不下山。不食不飲。惟默坐蒲團。一小徒從之。徒日下山。買米作炊。如是者十餘年。一日。僧謂徒曰。汝善居此。我明日行矣。徒不忍師去。牽衣大哭。僧曰。汝勿然。袖中出畫一軸。僧像也。口鼻耳目悉具。惟無眉。曰。我去後。越十二年。汝下山尋我。見人。輒出畫示之。有爲汝畫眉者。我也。遂去。旣而張獻忠入川。殺戮殆盡。徒潛於山。得免。厥後世祖入關。徒乃下山。遍覓天下不得。展轉十餘年。乞食都中。會世祖出獵郊外。徒不知爲帝。遽言所以。侍衛欲執送有司。世祖止之。命出畫觀。詫曰。此人何無眉。援筆添之。徒痛哭。伏地稱師。具道僧囑。世祖恍然悟。尋與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。

或曰。聖祖六巡江南。蓋探訪世祖蹤迹也。

或曰。世祖有妃。爲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。世祖悼妃之薨。厭棄人世。誓入山學佛。因出亡至京西五十里之天台寺爲僧。以吳梅村有清涼山讚佛詩。隱用雙成故事爲證。詩云。我本西方一衲子。黃袍換卻紫袈裟。且憤太后之下嫁攝政王也。今寺有蠟製僧裝之世祖像。戴寶冠。披黃龍袍。大如人體。其面目骨格。與大內所藏世祖畫像略同。像左有碑。鐫天地不朽四字。聖祖屢幸天台寺。或錫扁額。或錫金帛。可知此寺實爲世祖遯迹之所也。

或曰。杭州西湖羅漢堂塑像中。有一黃蓋黃袍者。卽世祖像。爲聖祖南巡時所塑。且世祖出家。王大臣亦皆知之。當初出宮時。曾謂鰲拜曰。他日新君踐祚。朕必歸而觀禮也。

或曰。世祖出走之際。親書遺詔。以常御玉班指鎮於案。遺詔以十事自罪。謂不足。以君臨天下也。

或曰。世祖以順治辛丑正月初一日出走。而忌辰遲至初七日者。以初一日出

走後。仍密令四出尋覓。至初七。卒不可得。乃發喪。

或曰。某家藏有欽天監刊刻之順治二十五年時憲書。殆以世祖出亡。頒布國中之時憲書。雖用康熙年號。而宮中猶用順治年號者。示不忍改元之意也。

通琳心眼平等

釋通琳嘗云。吾心眼頗平等。然因指見箕尾。甚喜。觀水中荇藻。亦喜。縱目空碧。亦喜。獨對清狂不慧人。刀刀魚魯。殊不耐。

浮山一鉢蕭然

平湖雲林寺僧聖潛。字師林。號浮山。其母見紫衣僧入室而生。幼卽茹素。年十八。脫白。旋受靈隱寺碩公戒。歸住鹿苑。竹溪聲光。頓出諸老上。歷游雲門。天童。諸名刹。繼參碧露和尚於金粟。一夕如廁。有得。卽呈一偈。碧露笑領之。歸而一鉢蕭然。杜門養母。年七十餘。示寂於德藏寺之妙巖山房。

靜山宣經闡教

靜山。法名靜淵。脫白於嘉興之石佛寺。受息乾禪師付法。爲石車老人孫。初爲